

目 錄

洛陽戰役蔣軍就歼紀實·····	邱行湘 (1)
我在川西起義的經過·····	鄧錫侯 (19)
襄樊戰役康澤被擒記·····	董益三 (35)
抗戰前後我的幾點回憶·····	龍 云 (53)
重慶戰時生產局和美國經濟援華政策·····	翁文灝 (69)
吉會鐵路簽約經過·····	趙東凡 (78)
九一八事變前後日寇和漢奸在東北的 陰謀活動·····	王子衡 (85)
一九三一年寧粵合作期間我的內幕活動·····	劉叔模 (118)
抗戰時期國民黨的反共教育·····	顧樹森 (141)
《申報》與史量才·····	馮亞雄 (156)
改組派回憶錄·····	何漢文 (166)
桂系的秘密組織——中國國民黨 革命同志會·····	何作柏 (185)
我所知道的顧維鈞·····	楊玉清 (197)
英美煙草公司史話·····	陳子謙 平襟亞 (205)
清末廣東的“閩姓”賭博·····	商衍鑒 (217)

附注

对《我在川西起义的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四五页、第三十七辑二三四页

对《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三〇四页

对《重庆战时生产局和美国经济援华政策》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四五页

对《九一八事变前后日寇和汉奸在东北的阴谋活动》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辑二四一页

对《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辑二四一页、第五十二辑二五二页

洛阳战役蔣軍就歼紀实

邱 行 湘

一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底，我从国民党軍第九十四軍第五師調任青年軍整編第二〇六師的師長。奉命之后，即往洛陽到差，着手整頓部隊，並積極備戰。這時，蔣軍在東北、華北、中原各戰場連吃敗仗，從戰略進攻轉為到處挨打的被動局面。我在南京國防部一廳一處處長蘇時和二廳少將參謀邱希賀那里看到表冊，知道蔣軍已經沒有一個完整的軍（或整編師），即是說，幾乎每一個軍都被解放軍吃掉了全部或一部。形勢逼着蔣介石不得不將所謂“御林軍”的青年軍拉上第一線，並且調派一批“打手”做青年軍的指揮官。

二〇六師原隸陸軍總部鄭州指揮所指揮，該指揮所的主任是孫震，副主任是張世希。一九四八年一月，我接到蔣介石的命令，收歸胡宗南指揮。當時我很詫異，為什麼遠在西安的胡宗南來指揮洛陽的部隊？直到裴昌會到洛陽以後，我才了解蔣介石的戰略意圖是急于修通隴海路潼洛段（潼關至洛陽），打通平漢路北段，使西北與中原、華北連成一氣，並圖確保西安、洛陽、鄭州三大城市據點，以穩定中原戰場的局勢。二〇六師划歸胡宗南指揮，正是蔣介石在這樣的戰略意圖下所作的軍事安排；他當時的着眼點，也無非

是加強胡宗南的指揮力量。裴昌會是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兵團司令(司令長官是胡宗南)。一九四八年二月，裴昌會兵團進至洛陽附近新安、陝州一帶，裴本人與其妻子氏乘坐一輛吉普車到了洛陽。當時洛陽的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還逼着洛陽居民用黃土鋪路迎接裴進城。裴是胡宗南的先行，為胡宗南在洛陽設立長官部。在裴未到洛陽之前，胡宗南在洛陽設有電台，有參謀一、二人及情報人員常川駐洛，搜集情報。不料宜川一戰，蔣軍大敗，劉戡、嚴明戰死，所部全軍覆沒，中原蔣軍聞之喪胆。當時，胡宗南因關中告急，把他原駐洛陽以西的新安、陝州一帶的裴昌會兵團星夜調回西安。邱清泉兵團徘徊于隴海東段徐州東北地區。胡璉兵團遠在漯河。而孫元良兵團懼于整三師的破歼，龜縮鄭州。突出在隴海西段的洛陽，顯得十分孤立。

宜川吃了敗仗以後，蔣介石也感到洛陽的形勢不妙。這時又恰值蔣介石召開“行憲”偽國大的時候，他想在洛陽打個“勝仗”來為偽國大的召開裝裝門面，同時還想守住洛陽，來挽救中原的頹勢。

二

一九四八年三月初，蔣介石派飛機將我接到南京，面授機宜。我按預定召見的時間，來到黃埔路“主席官邸”等候傳見。這時，有一個侍從副官對我打招呼說：“邱師長，這兩天老头子因為戰事和沙面事件的关系，脾氣不好，你要注意一點。”旁邊另一個穿海軍服的侍從秘書笑着說：“老邱沒有什麼关系。”傳話出來，“主席”要我進去。我進入蔣的辦公室，見他板着脸孔，流露出緊張而又忧虑的情緒。他首先談到有關青年軍兵員補充、部隊訓練以及洛陽守備等事。他說：洛陽是秦、晉、豫三省的要冲，是中原與西北联系的要

点,一定要作长期“固守”的打算;要以洛阳为中心,組織民众,訓練众民,加強保甲工作,扩大地方武装力量。他又說,洛阳的地形很好,易守难攻,还指手画脚地指示防守的部署,說:“洛阳的邙山、龍門、西工都非常重要,必須加強工事,研究防守,教育部队。飞机场也很重要,必須确实控制。”又問我:“洛阳有无警备司令?”我說沒有。他馬上走到办公桌上写了一张条子,加封了我这个兼职。接着他又問我:“有什么长处?”我听到很奇怪:蔣介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問我这句话,使我一时无法置答。我考虑了一下,觉得无非是他想在这个时候要我为他去拼命。我答复他說:“我没有什么长处,練兵打仗还有点經驗。”蔣介石听了,連連点头。他接着对我說道:“軍事的成敗,关系到党国的安危,如果不打败共产党,我們將死无葬身之地。”蔣介石說这番話,显然是为了增強我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斗志。但是我內心里有許多苦悶,又不敢对蔣介石說明。我抱怨他不了解下情,不知道二〇六师究竟有多大力量,短短的两个多月,又怎么能够把这个殘破的烂摊子搞好?至于洛阳处境的艰危,我心中是有数的。我也有些貪生怕死,这时我又正和柳克述夫妇給我介紹的一位女友談恋爱,因此对接受守洛阳的任务,內心不免存在矛盾。但蔣介石对我既然如此“器重”,也就甘于“临危受命”了。同时,我在南京听到伪国大有很多人指摘陈誠是常敗將軍,我随陈很久,听了很不服气(这时陈誠由东北逃回上海养病,我沒有見到他),决心为他爭爭面子出口气。当我和女友在机场握別的时候,我对她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三

我回到洛阳后,即积极从事备战活动。首先加強軍事控制。

遵照蔣介石的指示，成立党政軍联席會議，实行党政軍一元化，以便独攬大权。在党政軍一元化的措施之下，洛阳附近的专区以及所属各县統归我指揮。我帮助他們組織地方武装，恢复各地方的反动政权，并給他們很多的弹药补充。此外，还成立了洛阳警备司令部，設稽查处、軍法处，統一軍、宪、警察、特务的指揮系統。

旋即着手調整二〇六师的內部人事，以加強战力：調升第一旅旅长赵云飞为二〇六师副师长，以原任第五师副师长余有壬調任第一旅旅长，余未到职，由赵云飞兼任。調第五师參謀长康步高任二〇六师第二旅副旅长。原任二〇六师第二旅副旅长刘宏远調二〇六师參謀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部參謀长。人事調整的原則，是将“既亲蔣又能打仗”的人安排作指揮骨干；不符合要求的，一律調走。如赵云飞是二〇六师的三朝元老，他虽出身东北軍，作战經驗也少，但很忠实于蔣介石，亦頗得蔣介石父子的信任。第二旅旅长盛鍾岳与蔣介石父子亦有直接联系。在南京面蔣之时，我即提出調用人事的具体意見，得到蔣的同意。

写到这里，需要說明蔣經国操縱青年軍人事的一些事实。二〇六师其所以在洛阳战役中表現得頑固不化，蔣經国平时灌輸的政治毒素是起了重要作用的。青年軍团級以上人事除由蔣介石直接掌握外，蔣經国也从中操縱。青年軍各师人事調动，事先也要通过蔣經国。蔣經国当时以国防部預备干部局局长名义，发号施令，干預一切。他本人則与青年軍各师长直接拉攏；而青年軍各师长更以捧上“太子”为“荣”，并以此为升官发财的門径。例如青年軍的高級軍官一到南京，蔣經国就是工作再忙，也要亲自招待，陪游請客，称兄道弟。就在这些所謂不拘形迹的往还中，“太子”並沒有忘怀提高反革命士气的宣传工作。洛阳战役前，我到南京，蔣經国

請我在碑亭巷曲園酒館吃飯。他用“自己人”的口吻對我說：“國共兩不立，我們一定要在軍事上取得勝利，一定要把部队的战斗力充实起来。装备方面，你們可以和我經常联系，逐步調整。現在广設失业失學青年學生招待站，可以源源补充兵員。”他并要我“組織民眾”，“訓練民眾”（实际上是加強特務控制）。

蔣經國掌握了青年軍政工的全部人事。青年軍各師的新聞處長（即政工處長）必須通過蔣經國，才能由國防部新聞處委派。在我接任二〇六師的同時，蔣經國派了一個原任萬縣青年中學校長的賴鍾聲接任二〇六師新聞處長。賴是清華大學畢業生，參加青年軍以後，又進過青年軍幹部學校，是蔣經國的得意的嫡系門生。賴到二〇六師後，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和我創辦了一個《革命青年》周刊，着重向官兵灌輸“一個黨、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法西斯毒素，來加深反共反人民的思想基礎。賴鍾聲也經常到部隊講話，鼓動官兵為蔣介石賣命。政工系統另有密碼密本，并指定專用電台與蔣經國直接联系。

與調整人事的同時，即着手補訓工作。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二〇六師還不足三個團的兵力。二月底以前，分由西安、鄭州、開封、許昌招收了三千餘青年學生，全部調整補充為六個步兵團，但兵員不足。第五團還是有官無兵，這個團派到湖南接收新兵，沒有參加戰鬥。因為青年軍士兵缺乏作戰經驗，遂在全師抽調二百個青年兵成立一個軍士隊，從事基層干部的訓練，并打算把他們充當新的骨干。部隊訓練還採用了解放軍的辦法，組織連隊互相參觀和評比，并針對當時“老兵”鬧復員的情況，進行反動的政治教育。

青年軍士兵既缺乏作戰經驗，兵力又不足，要固守洛陽，就不得不特別寄希望于工事的加強。我剛到洛陽的時候，對洛陽的守備，

究竟是以主力守西工(伪中央軍校洛阳分校校址,距城西三公里),或者以主力直接守洛阳城,尙举棋不定。至于外围据点的龙門、邙山,則决心不守,以免分散兵力(蔣介石的意見是要守龙門、邙山的)。起初,我認为如以主力直接守城,因为沒有寬广的射界,难以發揮火力,又难以形成多数的独立支撐点,一門突破,势必全城瓦解,故有意以主力据守西工,以一部控制城垣,利用飞机場和西工四面八方的寬广的操場作为依托。这样,不但可以充分發揮火力,又可以使每一个据点既能互相支援,又能独立支撐。但因为西工沒有既設工事,又为時間所限,我最后仍决定以主力直接守城,以一部控制西工,并指定較有作战經驗的第四团一个营配合民工构筑工事,担任西工的守备。

构筑工事是备战中的突出問題,我們反复研究,动了不少脑筋,最后决定以“小而坚”的办法来对付解放軍的“入海战术”(当时对解放軍猛冲猛打的諛称)。我們判断战斗开始以后,各据点之間的联系势必为解放軍所隔断。因之,无论粮弹、医药事先都必须儲备充足,使每一个据点都具有独立支撐的条件。

在各据点的本身,巧为編成火网,并有上、中、下三层的射击設備。上层以行瞰制射击,中层与地面成水平,形成交叉火网。下层工事是防御解放軍云梯越壕、爆破攻击和坑道攻击。壕底同样是构成交叉火网,陣地前沿多挖有五公尺深和寬的外壕。另有伪工事,如桥梁、通道等,以吸引解放軍爆破手接近,利用兩側閉鎖工事进行射击,又可越出閉鎖口捕捉爆破手。这些伪工事前在陣地外是不易偵察得到的。据点工事一般是沒有直射的火口,但城垣的射击設備很差,直射火口多,火网构成不易,又难形成多数的能够应付四面八方的独立支撐点,一处突破,全綫就要瓦解。因此,必須在

城門外和城牆角廣設獨立小據點，以補直接守城不易發揚火力與難以形成多數獨立支撐點的不足。甕城外都設有二、三道工事，這是守城的主要依靠。

我考慮到一旦城破，全綫就要瓦解，因此，還在洛陽城內西北隅射界比較寬廣的洛陽中學，構築了核心障地，並以此為基點，再輔之以巷戰工事，以期到處扎根，步步為營，進行持久的掙扎。洛陽土質堅硬，既乾燥又不易倒塌，在沿鐵道綫附近的據點，有一部分是利用鋼軌做掩蓋，抗力更大。

為了掃清射界，進行頑抗，我不顧人民的死活，大拆民房，划到哪裡，就拆到哪裡。先後被拆毀的民房，總計在一千五百間以上。尤其以東門、東北門沿城牆腳的半边街拆毀得最多，除掉留下一個清真寺以買好回民外，幾乎全部拆光。西工電燈廠附近也拆毀了半條街。居民被迫離開了他們祖祖輩輩所安居的溫暖的家庭，流浪街頭。當時表面上雖也有安置辦法，實際上是把他們趕進了窯洞和沒有門窗的西工廠房，使他們不僅失去了房舍，而且使他們失去了職業，飢寒交迫，無以為生。

我們這種為害人民的做法，也得到洛陽專員劉煥東、洛陽縣長郭某和洛陽議長史美吟等的支持，經過會議決定後，交由專署具體執行。在拆遷民房過程中，羣眾曾集體請願，扶老携幼，苦苦哀求。我昧着良心，不予接見。我向劉煥東說：“這有關洛陽的存亡，顧不得這許多了。”在大拆大毀之中，美麗的牡丹古城被挖得千瘡百孔，西門外周公廟的名勝古蹟，破壞尤多。當時國民黨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還派有專員看管周公廟文物古蹟，而拆毀仍略無顧忌。美麗的牡丹和無數的碑碣，都被埋葬在戰壕中。城北的司馬懿墓，也被挖得滿身窟窿。

仅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的三个月时间内，征用的民工即在十万个工日以上。被征民工多是洛阳和洛阳附近各县的城乡居民。他们被迫自带口粮和工具，有的因劳累饥饿而死。直到战斗开始后，还扣押了许多民工掘坑挖壕，因而在战斗中伤亡者亦有之。

这时由于平汉南段已被解放军斩断，洛阳军粮来源断绝，兵站支部在我的支持下，实行武装下乡征购。当时物价飞涨，伪法币几成废纸，所谓征购，实际上就是抢掠。地方部队更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因此民间搞得十室九空。据兵站支部报告，当时抢存的粗细粮食达一百万斤以上。一九四八年二月，我到黑石关，亲眼看到居民过春节的时候，连红苕也吃不上，多数以树皮草根充饥。当时民间普遍流行一首歌谣：“生了儿子是老蒋的，打下了粮食是保长的！”这是劳动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血泪的控诉。

二〇六师是青年军，兵员的补充仰给于失业失学青年学生的招募。但地方团队就地抓丁，日夜催捉，鸡犬不宁，在洛阳造成了严重的骚扰。河南省主席刘茂恩为了要迅速恢复他的起家本钱——武庭麟的十五师和扩充他的地方团队，利用其房叔洛阳专员刘焕东为他大办兵差。胡宗南也肆无忌惮地在河南招兵，他的新兵大队驻在郑州、洛阳，到处奸淫掳掠。洛阳地区的地方团队，实质上都是土匪武装，扰害人民，无恶不作。但蒋介石仍然不放松这一股反共反人民力量的运用。蒋在南京召见我的那一天，也找过地政部长李敬斋谈话，命他到河南原籍把地方团队发动起来，参加战斗。过后，蒋又委任土匪出身的王凌云为豫西綏靖区主任。

一九四八年三月初，自裴昌会兵团西撤以后，情况日趋紧张，洛阳人心惶惶，蒋介石的视察组长刘伯龙和他的组员们看到形势

不好，先后偷偷地跑回郑州去了。我和賴鍾声商量如何稳定人心的办法之后，下令洛阳的人員和物資一律不准外撤，并将二〇六师存郑州的武器弹药和一切軍用物品全部运到洛阳，連住在郑州的軍官眷屬也搬到洛阳来，实行背城一战。我还命令中央銀行运儲充足的庫存，不許撤退。这时中央銀行洛阳分行經理是常乃銘（孔祥熙的人），作中国农民銀行恩施办事处經理多年，与我交好。他听了我的话，运足了鈔票，撑住了气。我又令鉄道運輸部門除調运物資和兵員来洛阳外，不准将車輛外調或向郑州撤退。我們还有意識地与洛阳各界头面人物頻頻往还，相互邀宴。在酒食征逐的場合，我們假装鎮靜，并大吹其牛，宣称“固守洛阳不成問題”。洛阳的土豪劣紳把我当作四平街的“勇将”，到处宣揚，我也不置可否。总之，只要能够稍有助于稳定人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这样一来，人心浮动表面上是暂时制止住了；至于实际上前途如何，自然人人心中有数。

四

三月初，迭接郑州陸軍总部指揮所通报，得知解放軍主力集結洛阳以南之襄禹地区，有进攻洛阳的可能。那时裴昌会兵团已經西撤，孙元良兵团龟縮郑州，洛阳非常孤立。我認为如一旦战事发生，孙元良的川軍是最不可靠的。我虽寄希望于胡璉兵团，但它远在漯河。根据蔣軍过去作战經驗，依靠援軍解围而得到成功的实在很少。

郑州指揮所副主任张世希在電話中說，郑州也有被攻击的危險，沒有更多的兵力增防洛阳，只答应将二〇六师的第二团归还我們，并加派两个炮兵連。我为了妄图固守防地，只有“通天”一术，于

是連电蔣介石，迅速由北京空运第五师一个团来洛阳增防。蔣介石回电說空运困难，沒有得到結果。

三月五日以后，根据郑州和洛阳专区各县情报，得知解放軍主力已由襄禹地区向北疾进，洛阳情况更趋紧张。当时我召开了两个紧急會議：一个是召集各部队长作了軍事上的部署；一个是召集洛阳党政軍联席會議，动员軍民配合作战。會議决定，伤运和粮弹輸送，由城廂居民負責；补修工事，随时由警备部、警察局征用民工搶修。到解放軍快要兵临城下的时候，商会会长向我提出起用洛阳附近的“妙道会”的問題。我只知它是一个迷信組織，什么“刀枪不入”，我并不相信，但当时认为这也是一种反共的力量，也就表示同意。这个反动組織在战时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就不了解了。

当时据守洛阳的兵力：主力是青年軍二〇六师，計步兵五个团，另有騎兵队(临时編成)搜索营、迫击炮营、榴弹炮兵連、战防炮連、野炮兵連、重迫击炮連、工兵营、輜重兵营(内有汽車兵一个連)、軍士队(临时編成)。除二〇六师外，另有一个宪兵連、“人民服务队”、豫西师管区步兵一个連、保安第一团和沁阳、济源流亡在洛阳的一个保警大队，总計兵力約二万人。“人民服务队”(約百余人)是类似过去康泽的“别动队”的一种反动武装組織，总負責人是刘培初，成員大部分是由青年軍二〇六师青年兵調充，他們原在陝北担任建立蔣介石的区乡基层政权工作，刚由陝北調回洛阳。青年軍有軍事、政治教官的編制，二〇六师的教官达二百人，均为上、中校阶級。这些教官之中，有几十个是掛名領餉，远住武汉、西安各地，其余在軍中的也无事可做，我到二〇六师之后，开缺了不少。当洛阳紧急的时候，我将他們編成十多个督战队，配置在各城

門及城內外各重要據點，以加強對部队的控制，逼迫官兵為蔣介石賣命。

當時根據以“小而堅”的防禦體系，固守洛陽，配合外圍兵团，聚歼來犯之“敵”的方針，布置了三道防綫、五个战斗地區。三道防綫是：1. 外圍據點：龍門、邙山以馮克恭的保安团及沁陽、濟源偽保警大队據守；西工電灯厂由二〇六師第四团一个營據守。2. 城垣守備：由二〇六師主力據守。3. 核心陣地：由二〇六師第一团一个營及師的軍士队據守。城垣守備又分为五个地區：1. 東門地區：東門、東門城牆以及東門外之九龍台、潞澤會館，由第三团據守，歸第一旅旅長趙云飞指揮。2. 南門地區：由南門、南門外含洛河邊各據點，以搜索營、宪兵連、“人民服務队”各一部據守，歸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劉宏遠指揮。3. 西門地區：由西門含西門外之周公廟、火柴厂，以第六团據守，歸第二旅旅長盛鍾岳指揮。4. 北門地區：北門、東北門含城外東西火車站，以第一团（欠一營）及工兵營據守，歸第一团團長龍章鐸指揮。5. 核心陣地：以第一团第一營及師軍士队據守，歸師直接指揮。以第二团、第四团（欠守西工的一个營）為總預備队，歸第二团團長封期速指揮。至于防禦重點則放在地形复杂而低洼的東門。

政工人員、宪兵連、“人民服務队”各一部配合城区警察，統歸警備司令部稽查处指揮，嚴密控制保甲。他們公開的任務是發動民眾，搶修工事，救護傷兵，處理俘虜，實際上是对洛陽城区人民進行特務控制，防止來一個里應外合。

根據各方面的情報，洛陽一戰，勢不可免。三月六日，鄭州指揮所主任孫震打來電報命令，主要内容是：

“1. 豫西共軍主力約四个縱队，連日由襄禹地區北進，有進犯

洛阳企图；

2. 孙元良、胡璉两兵团应速向洛阳前进；

3. 二〇六师附榴弹炮一連、重迫击炮一連，应固守洛阳既設陣地，协同外围兵团聚歼来犯之敌；

4. 該师粮弹由兵站总监部补足一个月使用基数。”

三月七、八两日，郑州指揮所副主任张世希又多次用电话問我洛阳备战的情况。他要我固守一个月，并說：“这是蔣主席的命令。”我当时回答张世希說：“守一天算一天，尽我們的力量吧。”张士希要洛阳守軍“固守”一个月，这說明蔣介石調兵遣将已經处于非常困难的窘境。当时，郑州指揮所还深怕郑州被攻，无法招架。因此，孙元良兵团在洛阳战役中，自始至終存观望态度，甚至不敢越雷池一步。根据我在抗日战争和反人民战争中长期作战經驗，援軍是靠不住的，要守住洛阳，必須从“独立作战”着手。因此，我們將解放軍进攻和我們如何防守作了較为全面的估計和准备：1. 解放軍主力如由西門突破，大兵团作战容易进出，但城外地形开闊，伤亡大。以解放軍进攻許昌、徐水为例，多是利用城外地形复杂、房屋毗連、容易接近城垣特别是居高临下的地带发动攻势。2. 解放軍主力由东門突破的公算最大，因为东門外的街道縱深很长，房屋与城墙較近，容易集中优势兵力，进行猛攻，而东門城墙低，工事強度差。因此，我們在东門外增設了两道地堡和三道障碍物，以图弥补以上的弱点。3. 解放軍主力由南門突破：城外地形复杂，城垣低洼，这是有利条件，但南門近处洛河边沿，縱深小，不便于大兵团的进出。因解放軍善于夜战，南門突破的可能性亦大。4. 解放軍由北門、东北門突破的公算小。因为东北門、北門至西門，城垣高，城外地形开闊，城内西北隅又有广场，如果解放軍由此突进，易被歼灭。根据

各战役經驗，解放軍不会利用这种地形进行突破的。我是基于以上的理由，来作防守洛阳的工事設施和兵力部署的。

五

解放軍主力越临汝、登封之后，直扑洛阳。三月九日，揭开了洛阳攻防战的序幕。当日十二时，解放軍渡伊河逼龙門，据守龙門的馮克恭保安团聞风即向宜阳西逃。当时另一路解放軍由宜阳至洛阳間渡洛河北进。我当时判断解放軍已展开对洛阳的东西两方面的包围攻击，遂命远射炮兵集中火力向关帝塚射击，以遮断龙門至洛阳間解放軍的进出通道。西工方面則对西工桥进行封鎖射击。十六时，騎兵队被解放軍击潰，逃窜洛阳，經收容轉到洛阳以东地区沿洛河两岸活动，十八时該騎兵队几被全歼。炮火阻挡不住英勇的解放軍前进。

三月九日十八时至二十四时，解放軍先后占領洛河桥头陣地和东門大街，西工方面亦有战斗。是晚由郑州調回作为洛阳的总預备队的二〇六师第二团，在应付当时紧急情况之下，集結东門外加强工事，亦被解放軍击潰，窜入城内，混乱不堪。团长封期速失踪，后来查知他逃到部队中的京剧团里躲藏起来了。

三月十日拂晓，解放軍猛攻东車站，据守东車站之工兵营全部就歼。此后，解放軍对东門外之九龙台、潞泽会館多次发动猛攻未下。这时，这两个据点与城内蔣軍还能取得联络。是日，西工、西門外尚无激烈战斗。南門战况較紧，參謀长刘宏远多次告急，我也十分为南門的情况担忧，后来暂时稳定下来，我才松了一口气。是日中午，解放軍又攻占西車站，城内曾抽出两个营分由西門和东北門向东西火車站出击，战至十七时，毫无进展，入晚即撤入城内。

三月十一日，全綫展开激战。开始时，南門战斗最烈。我忧虑南門的杂色部队可能因沉不住气而过早地为解放軍所突破，經警备部參謀长刘宏远率部增援，反复掙扎，情况稍緩。九龙台、潞泽会馆、西工各据点，解放軍一时攻打不下，并有伤亡。我即电报蔣介石大事吹噓說：“我軍士气旺盛，迭挫凶鋒，斬获甚众……。”蔣介石立即回电打气，大意謂：“以寡胜众，殊堪嘉奖，希激励三軍，坚守陣地，配合外围兵团，聚歼来犯之敌。”随后蔣經国也打来同样的电报。我和賴鍾声把这些来电馬上轉达到全体官兵，以鼓舞反革命斗志。

三月十一日晚，彻夜激战，东門尤为激烈。各处頻頻催补弹药，要求增援。是夜风雨交加，天昏地黑，战至午夜，解放軍已突入东門，占領壘城。我要第一旅旅长赵云飞尽一切可能把突入壘城的解放軍打出去，把突破口夺回来。我非常焦急，深怕赵云飞完成不了这个任务，便亲自指揮步炮兵南北夹击，反复掙扎，均未奏效。这时我十分忧虑，感觉到如果城垣过早地为解放軍突破，这个仗就不好打了，这是在洛阳战役中成败所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我便要重炮兵猛烈射击，繼續遮断东門通道，再次发动反扑，但效果不大，而东門的突破口却被解放軍愈撕愈大，終于不可收拾。由东門突进的解放軍繼續向东門大街发展，有几处屋頂上发现解放軍的机枪声，給城内守軍很大的威胁。我們一时也摸不清突进城内的解放軍兵力有多大和他們所占領的位置。

东門突破，战斗进入市内。三月十二日六时，我到东門大街的鼓楼上观察情况，并指揮巷战。这时败退的部队均麇集民房内，解放軍逐屋爭夺，进展迅速。当时的情况是：如果不能把突入城内的解放軍歼灭，外围兵团又不能及时赶到，洛阳势必解放，部队亦将

遭全歼。我即連电南京告急,蔣介石回电說:“已飭外围兵团兼程馳援,希鼓励三軍,堅守陣地……。”这实际上是一碗空心湯糰。战至十二时,解放軍已扩大到城区中心。这时洛阳專員刘煥东和县长郭某带了几十个保警队,逃入洛阳中学核心陣地。大家都非常慌张。是日下午十四时,解放軍各路大軍复分由西門、南門、北門、东北門突入。蔣軍仅保有西北角城牆一个陣地与洛阳中学的核心陣地。城内四处潰退下来的蔣軍,被压縮到洛阳中学以南几条小街道的狭小地区内,乱成一团,极为狼狽。这时西工、九龙台、潞泽会馆的蔣軍,仍負隅頑抗,枪炮声时断时續。

三月十三日,解放軍发动了多次猛烈的攻势,首先是把各方面潰退下来的蔣軍,扫蕩歼灭于核心陣地以南地区。这时,蔣軍内部已混乱不堪,火綫上垮下来的紛紛向城西北角逃窜,遭到核心陣地守軍的射击,打死打伤不少。在战斗中,第一旅旅长赵云飞被俘,第二旅旅长盛鍾岳丢掉部队,化装藏匿于民家。至此,洛阳蔣軍的主力已被歼,剩下来的只有核心陣地及西北城牆角一个多团的兵力。

解放軍紧接着向核心陣地猛攻,杀声震天,战斗空前剧烈。据守核心陣地的蔣軍凭借坚固工事,繼續頑抗。我当时万分焦虑,但仍决心頑抗到底,連电蔣介石請飭外围各兵团兼程馳援,并請求加派空軍助战。在最后的时刻,我仍向蔣介石狂妄地表示:“虽战至一兵一卒,决坚守到底,以报党国。”連日阴雨,气候恶劣,蔣机很少活动,援軍更无消息,但我自恃工事坚固,弹药充足,士气“旺盛”,解放軍即使付出二千人的代价,也不一定拿得下我們的核心陣地,而久攻不下,势将撤退。我以为只要守住核心陣地,就可以打出第二个四平街来。因此,在十三日下午,我再次調整洛阳中学